

廣東文物展覽會編

廣東文物

下
冊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東文物展覽會編

廣東文物

下冊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州·

廣東文物 下冊

卷八 人文藝術門

目次

簡又文：廣東文化之研究【附圖四】

一 緒言

二 廣東文化之背景

三 在宗教方面廣東之貢獻

四 廣東文化之特殊貢獻——理學

五 廣東繪畫之史的窺測

任真漢：廣東的繪畫

孫璞：嶺南畫人黎二樵【附圖二】

高劍父：居古泉先生的畫法

李健兒：廣東兩畫人——黎簡與居廉

李履庵：欖溪畫人傳

何勇仁：畫師高奇峯

麥華三：嶺南書法叢譚

羅香林：古代越族方言攷

金曾澄：廣東之教育

麥梅生：基督教在廣東

吳灞陵：廣東之新聞事業【附圖】

廣東文物展覽會編印

一 緒論

二 歷史的發展

三 形態的演進

四 人事的活躍

五 結論

麥嘯霞：廣東戲劇史略

一 緒論

二 廣東戲劇之特質與時代精神

三 廣東戲劇尋源

四 民族革命思想之傳播與瓊花會館之毀滅

五 粵劇之再生與八和會館之奠基

六 粵劇之組織與種類及其例戲

七 江湖十八本與粵班古劇

八 北派滲入與粵劇改良

九 劇本及作家

十 角色及名優考

王永載：潮州民間戲劇概觀

一 引論

二 潮州民間戲劇的分類

三 潮州民間戲劇團體與伶工生活

四 潮州民間劇本的內容與演出的形式

五 潮州民間戲劇批判

羅明佑：廣東人與中國電影

廣東文化之研究

簡又文

一 緒言

文化是人們心力創作的結晶。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化；一地域有一地域的文化；一民族有一民族的文化；各有其特色、特質、特徵。普通論之，文化可分動力的 *Dynamic* 和凝定的 *Static* 兩種。凝定的文化限于一時一地一種人，不能生長，不能發展，不能變易，趨于殭石化，故世界有許多死的文化。其或有限于一特種人，囿于一隅地的文化，雖不至死亡，然而固步自封，不能移殖，永不能演成爲普遍全世界全人類的文化，內不能生長，外不能發展，則亦與殭石等耳。動力的文化是生長的，發展的，變易的，常是演進不息的，故是生活的，雖或是老，但可以老而不死，且可返老還童。要使一種文化長生不死，其要素端在（一）本質有流動變易的可能性，（二）常在溝通，吸收，容納新異文化質素之進程中。在古老文化的歷史中，如其原素是動力的，則或三五百年似無變動，不過是其進化程序到了一大高原而暫行停滯時期，但一有新條件之動蕩，或一有新質素之發生或加入，則又流動、變易、進化，而有新生命，復演進生長了。

今日中國之關心文化，研究文化，工作于文化界的人士，常不滿于舊文化，而亟圖創造新文化。這是極好的現象，因爲這已充滿了使文化進步不停生長不死的第一條件——具有變動的可能性了。但創造新文化，或改進舊文化，當要認識一個重

要原則，即是：一個民族的文化是由時、地、人的環境而產生，而滋長的，並不能憑空製造，如魔術（弄法、把戲）般玩弄出來的。無根的文化——如其可以稱爲文化——不能完滿時、地、人的條件，必不能生，即生不能長，猶之紙製的花，灑以香水，雖美雖香，但無根柢，無生命，斷不能長存，生活力亦不能如真花也。所以我們一方面固不能泥古不變，和食古不化——絕對的保守，但同時也不能廢棄毀滅舊文化，而妄想完全憑空創造新者，或完全把異族的文化全部搬遷過來以替代固有的，即如我們頭髮是黑而圓，不能使之紅而扁，眼睛是黑而凸，不能使之變爲藍而凹，祇可依科學的衛生學，優生學，以使民族體質進步而至更美更健而已，但結果則仍是中國黃種東方的美也。

所以我們一方面承受，研究，先民文化的遺產，一方面吸收，溶納外國文化，同時以創造新文化爲目的。創造新文化之途徑，不外三者：（一）折衷中外文化，（二）于舊文化重新發見已遺忘的或埋藏的質素，乃從事整理，研究，改良而發揚光大之使符合現代環境，（三）根據舊文化而發明新者。現代科學之進化史可爲例證。

中國文化協進會近在香港主辦「廣東文物展覽會」，即是本着以上的主旨，而從事整理，研究，改善，發揚廣東的文化，且藉此以發展，促進及創造中國全國新文化。

這篇文章不過是普通的導言，只能臚列綱要，未能細述內

容。願有同好的同文參加這一工作，而作分類的，專門的，精詳的研究。

二 廣東文化的背景

研究文化者，必注意于背景關繫——即自然的與社會的背景。人們生活世上，受環境的支配與刺激，逼于種種的需要，受一般的影響，其心靈乃發生反應作用，因而有各種表現，文化由是而出生，而長成。故文化實為人類適應環境的心靈表現之結晶也。欲明白一個時期，一個地域，一種民族的文化，當先明白其背景。廣東文化的背景之分析，今從（一）地理上，（二）種族上，（三）僑民上，（四）性情上，和（五）歷史上，依次分別略述之。

一、地理的背景

廣東的地理有三個因素所當注意的：

（1）廣東地位居于溫帶之南，熱帶之北，為亞熱帶。天氣，雖氣壓稍低，而冷熱得宜，乾濕調和，且山川靈秀，土地肥沃，物產豐阜。此與居民生活之精神，工作的能力，土地之產品，而於文化之生長與文物之特徵尤發生大影響，皆有莫大關繫。

（2）在全國版圖中，廣東僻處南服，為南方最遠的邊陲。在現代交通——輪船火車電話電報等——未發達之世，全省與中原，因距離甚遠，山川阻隔，交通極為不易，是故歷代文化落後，不及中原三江之盛。但又正因此之故，專制朝廷之淫威與權力常不得充分施展於粵。古代中原人士每視為蠻夷之邦，未開化之地，故罪民流徙於此，罪官則謫遷於此，等於前代之

新疆黑龍江。至今北方人仍有「少不入粵，老不入川」之戒，蓋凜於粵地多疫癘瘋，深恐少年不慎，易受傳染，而蜀道難行却得入不得出也。又語云，川粵二省「先天下之亂而亂，後天下之治而治」，無他，亦地勢使然耳。

（3）廣東在洋海岸邊，港口又多，成為歷代中國與外國交通之樞紐，因此便于溝通中外文化，吸收外國文化，復因此而文化之發展乃有幾種特殊的色彩。

以上地理的三個條件，對於廣東人性情，精神生命，及生活環境之發展很有關繫。粵人在此環境中生活上之反應作用，可從各方面的文化演進中看見其互為因果之處。

一、種族的背景

廣東省內，人種複雜，人皆知之。大致別之如下：

1 最先居於廣東的土著為遠古的「舊越人」（顧炎武說）。現代學者桂人徐松石氏定為南支漢族——即姜漢族，（別于北支之姬漢族）自有文化，與歷代由中原南遷之姬漢族人同化齊民，且混合血統而成為現代大部分之廣東大漢族，至今在言語、地名、風俗上仍有種種遺跡，可以溯本追源。（姜漢族，即獯族也，獯，非獯字，音狀，別稱獯，出漢代因獯柯江而置獯柯郡。看徐著，「粵江流域人民史」）

2 水上之蜑民與海南之黎民或亦為獯人之支族，而迄未完全國化于漢族者。一說，蜑民為遠古馬來種人由南洋羣島航海至粵而與土人混血之種，待考證。獯語，蜑即河，可見原獯人已自別其人為「河上（水上）人」矣。

3 畬及獯族，後于獯人入粵，居東江北江地域，由東海岸邊分期遷來的。海南之苗族則至明代始遷至。文化皆低下，不與

漢族同化或混合。

4 秦、漢、晉、隋、唐、先期南遷之中原人，由兩路入粵：

(甲) 由北路入贛邊南雄、連州、曲江(韶關)、始興等處。

(乙) 由閩邊入東路潮州、韓江、復沿海而遷至南路瓊、崖、欽、廉、高、雷、各屬。

此入粵三路(北、東、南、)之姬漢族挾中原文化以俱來，其文化水準及生活能力遠高于原有之姜漢族，故陸續征服而同化之，文化常居優勝地位，但血統則大都混合，惟東路比較能維繫其原有血統。而姜漢族之特性，則最能適應環境，很容易吸收外來文化而與他族同化，遂演成爲南北混合的大漢族，繼承中原文化大統。唐宋時代，此三路中原文化之發展已斐然可觀矣。

5 回教大食國等蕃人于唐代航海來粵，其後陸續聚居廣州者多至十餘萬，統稱蕃人，有蕃坊。有與漢族通婚者，並與漢族同化者，如南漢建國之劉氏原是蕃種也。蕃種文化究不及漢人，且其武力亦不及我，故漸爲漢族溶納或殺死，(一次屠殺十二萬人)或逐出，但廣東文化不免受其影響。然亦有少數蕃人，始終留粵而保持固有宗教文化不能與漢族文化完全溶合者。

6 宋末蒙古入寇，中原人大量南遷，以廣東爲避難之尾間，猶現在東南人民之移入滇蜀，先聚居南雄珠璣巷，復沿北江南遷廣州中區一帶。此爲中原文化輸入之後期。漸與原在之人血統混合，文化統一。其後中區因經濟、地勢、海外交通種種關係，滋長發展，且駕北路東路南路上之，(從南雄遷來之廣東人皆有族譜可查。及今粵人每談及古老年代輒言「

咸淳年間」，此爲南宋度宗時代，可見此時遷移大事永留記憶。又廣東人多有雙足小趾多生一小甲于大中之邊。傳說，因祖宗由珠璣巷爬山越嶺而南遷，小趾甲踢破故留此遺蹟也。此不足信，蓋小趾生雙甲，他省人亦有之，無足爲怪。)

7 另一系由中原後期遷來之漢族，稱爲「客家」或「客屬」，因沿海及中區膏腴之地幾盡爲先來之民族所佔居，乃逼而居於東北區近山之地，如嘉應州五屬。其後一部分客人，復由粵入桂。客人與土人常因風俗言語之不同，利益之衝突，時起爭執，惟今則交通發達，教育普及，民族意識增進，漸已溶合無間矣。

8 清初入粵之八旗防軍——漢軍，與原有之漢族大不融洽，入民國後始復泯沒界線而合一爲大中華民族。

9 外省來粵作宦或幕友之留居者，多住廣州城，稱爲「捕屬」，均與粵人同化。

10 西洋人來粵通商間有與粵人通婚者，所生子孫稱爲「歐亞種」，但在內地爲數甚少，影響不大；其在外埠者，自然發展有一種特異文化。

如此複雜的種族背景，影響于文化之發展者當然甚大。所最可注意者，則廣東文化因中原人民——尤其學術家——之常南遷，及與西洋文明之接觸，故常有新血之灌入，乃得發生異彩。

二、僑民的背景

廣東瀕海，航行便利，自唐以來歷代皆有冒險家遠涉重洋，謀生異域，成爲僑民者。其先或爲異族壓逼，避地南洋，或因逼于生計，出洋謀食。僑胞原籍則東路，南路，中區，及

客屬皆有。馬來半島、南洋羣島、太平洋中島嶼、南斐洲、菲律賓、澳洲、紐絲崙、緬甸、暹羅、安南、印度、日本、檀香山、南北美洲、歐洲全球、凡太陽所照之地皆有粵人僑居，共有數百萬之多。前代，華僑有爲開疆闢宇君臨一方之國主者，有獨樹勢力統治部衆者，（稱爲「甲必丹」即Captain）有開闢土地創辦實業而稱霸農工商界者，英雄偉蹟，可泣可歌，自有專書之傳述。大多數僑胞置身農工商業，生計優裕。華僑對於廣東及祖國文化之發展有三大影響：

1 經濟的。每年華僑由外洋匯款回國者不可以數計，實爲國民生計永不枯竭之一大源頭，令國內多數人民得充裕的生活，足償通商入超之漏卮之一大部分。粵省每歲有此財源，故各種新建設——物質文明——發達極速。例如：近年廣州市之繁榮，土地之增價，新舖新房之建築，工商業之發達多有賴于華僑之投資者。若台山鐵路以一個歸國華工——陳宜禧氏——集合資本，獨力築成，則尤爲回國華僑之偉蹟也。

2 革命的。因僑胞去國萬里而從前祖國政府保護力不足，故常受異族之壓逼凌辱，于是油然而生愛國心，且憤而謀革命，又以目觀外國政治之賢明，建設之發達，反觀祖國政治之腐化黑暗，文化之落後，遂生澄清改革之思想，重以明代及太平天國亡後，遺民逃亡出洋者甚多，咸挈反清復漢之革命種子與俱，且結秘密革命團體（如美洲之致公堂），是皆爲華僑革命思想濃厚之大因。開創中華民國之孫總理固檀香山華僑子弟而其本身亦嘗爲僑民者也。國民革命之成功有賴于華僑之力甚大。即今抗戰期間，各地華僑輸將爲國，亦特別踴躍，此國人所共知者。

3 思想的。華僑之歸國者，挾外洋思想習俗而同，對於社會當有特殊影響。其影響之尤大者則令一般人士見慣與習慣吸收西洋文化而不以爲異，此更足以加強廣東文化溶納，改變，折衷之動力也。

于此可附言清季派遣學生赴美留學之事。最初期留學外國者幾盡爲粵籍生。容純甫（閩）乃有「留學生之祖」之稱，唐紹儀、梁如浩、詹天佑、梁誠輩其著焉者也。其後數十年，全國外交、交通、（電報、鐵路、航業、郵政）皆操諸粵人之手，影響全國物質建設及西學發展至大，即其果也。若詹天佑之自築平綏鐵路，尤爲不朽之功。至業機器、影相、鑲牙、西藥之粵人，遍于全國，亦同此因。

四、性情的背景

廣東人因天氣與環境的關繫，自來與北方或三江人民在面色、相貌、體格、尤其性情，均發展特異之徵。曩年美國杜威教授來華一住兩年，最後兩三個月乃到廣東，忽驚覺粵人性情異於他方，幾是另一民族，宛似拉丁系民族性。我以爲粵人來源之複雜與生活之情形，頗似美國人，其性情亦相類也。竊嘗分析廣東人之性情，約略可列舉十端如下：（例外不免）

1 廣東人是性急的，躁暴的，易怒的，衝動的，情感作用的。

2 廣東人是坦率爽直剛介豪俠忠義節烈的。（粵東女子貞操觀念尤強。）

3 廣東人是活潑的，好動作的，勤勞的，實際的，男女皆然。

4 廣東人是實用主義的，物質主義的，人倫主義的，此與全漢民族性大概相同。

5 廣東人是好用腦的，多用思想的，因此是好攪事而喜創作的。

6 廣東人是個性絕強的，馴至流為個人主義的，因此或流為反動的，破壞的。

7 廣東人是愛自由的，不受羈束的，抵抗壓力的，勇敢好戰的，獨立不屈的，換一句說，是革命的。

8 廣東人是富於冒險性和進取性的，這就是賭博性。

9 廣東人是極端保守的，然而，同時有一種相反的性情——

10 廣東人是極端維新的和極容易吸收容納新異文化的。考世界上凡僑寓他方的人民俱有這大矛盾。在一方面，他們極力緊抱着原有的文化，不肯輕易棄去。歷來廣東人皆保守中原古代文化至力，在外國的華僑尤甚。泥古崇先，抱殘守缺，甚至忠于滿清者至今仍大有人在。但在另一方面，因到了新地方，有新環境新生命的種種客觀條件之壓逼與要求，不得不另求適應的新方法。而且過了三數代，古文化之形式雖仍保守，而古文化精神上的束縛力已不如久居一地從不遷移者之根深蒂固了，因此之故，廣東人容易吸收新異的或西洋的文化，或折衷中西文化，甚且創造新文化。是故廣東人同時是極端維新的和極端保守的，可歸納於這一個社會學的範疇下而解釋的。

五、歷史的背景

在遠古唐、虞、夏、商、周諸代，廣東的歷史渺不可稽，惟知其地稱交趾，或稱南海，或稱越而已。周末，越人時或事楚，時或叛楚，卒因攻楚失利，乃被克服。

其時粵地人口甚少，森林猛獸遍野，疫癘瘴氣尤烈。開闢開化之區至唐宋以後始行廣拓。

秦始皇一統天下，定三十六郡，而南越不與焉，別立南海尉。粵人不服，起而抵抗。史稱其人「入叢薄與禽獸處，不肯

為秦」。經三年，越將桀駿夜襲秦軍，殲屠睢，攻殺秦軍殆盡。秦復遣任囂趙佗將兵擊平之，乃置南海、桂林、象、三郡，以囂為南海尉，佗為龍川令，並使佗徙五十萬人戍五嶺，有罪者則謫粵，是為中原人大量移粵之始。囂死，佗行南海尉事。秦亡，佗併三郡而自立為南武王，自與越人同化通婚。

漢高既得天下，封趙佗為南越王。及諸呂作亂，復獨立，稱南越武帝。文帝即位，佗復歸漢。武帝實行大一統政策，平南越，置南海郡。由是廣東永為統一的中國之一部，時公曆紀元前一百一十一年也。

三國獻帝時，吳孫權遣步騭取南海郡，後設廣州。「廣」字來源，實取自「廣信」（即今粵桂邊界之封川）之一字。後代置省時乃以此別為廣東廣西兩省。

晉滅吳，復改廣州為南海郡。至五胡亂華，中原人相率南遷避兵禍。為中原移民大量入粵之第二次。粵雖不免兵燹，但仍比中原為安靜。有出土晉磚，上刻有「永嘉世（晉懷帝），九州荒，如廣州，平且康」，及別一磚刻字「永嘉世，九州凶，如廣州，平且豐」可以為証。

陳武帝時，中原大亂，粵中多處幸得譙國夫人冼氏統兵維持治安數十年之久，文化愈得滋長，粵人至今德之。

六朝時代，佛教大盛于中國，廣東佛化亦盛。

隋統一天下，置南海郡。唐繼之，中國文化蔚然大盛。極力發展粵地，而中原文化遂大發達于北路，連州曲江一帶。名宦張九齡一門顯達、文章學術、功業風節、彪炳當代，永垂不朽。並有名畫家張詢，名僧惠能等（事詳下篇），洵足為唐代廣東文化之代表。韓文公之左遷潮州，亦為漢族文化在粵發展

之動力。至與海外交通亦以唐代爲盛。小亞洲、波斯、大食國人航海遠來聚居廣州已不勝數矣。歷來粵人永不能忘却此黃金時代，至今——尤其是海外僑胞——仍以「唐」代表中國之名號，如「唐人」，「唐話」，「唐書」，「唐文」，「唐裝」是，而均稱祖國曰「唐山」。

及黃巢倡亂，攻廣州，毀番禺城。南海牙將劉謙——蕃種之後，平其餘黨。五季時，梁太祖封謙子隱爲南海王。隱弟巖獨立稱帝，國號大漢（卽南漢）歷五主七十五年而滅于宋。今粵垣西關仍有昌華苑，流花橋古蹟可尋，而城北寶漢茶寮所寶之漢碑——馬二十四娘墓石——卽此時代物也。五代時中原干戈燎亂，粵地又藉劉氏之獨立而得享太平，其後數百年鮮遭大劫，乃有宋明廣東文化之產生。

至宋代統一中國，廣東文化在東南北三路更爲可觀。蘇東坡之謫粵，殊于文化之發展有關。連州李廷珙爲開國功臣，名位最顯。瓊州白玉蟾爲道教有數的祖師，並以詩畫名。曲江余襄靖公靖，增城崔清獻公與之，番禺李忠簡公昂英，皆忠直名宦，並以文學傳世。

宋末，外族入寇，中原人相率南遷，廣東中區文化愈得發展。元滅南宋，廣東不守，人民未大罹兵災。元代不及百年，廣東全區比較平靜，漢族文化因得繼續滋長。

所可注意者，粵人民族精神至宋末而大盛。若香山馬南寶毀家起兵抗戰，卒以身殉。又東莞大儒李竹隱（用）使其婿熊飛號召邑之烈士起義師抗元兵，大戰榴花塔畔（塔今仍存）卒以無援敗死。李竹隱則避地日本，教其人以詩書，日人稱爲「夫子」。死後，日人以鼓樂一隊送其靈柩回籍安葬，至今東莞人

喪儀仍沿用「過洋樂」云。若此英雄忠烈故事至足令人奮發不已者也。元都元帥張宏範率兵追逼宋帝昺至新會崖門，大忠臣陸秀夫抱帝投海，張世傑尋亦殉國海上。張宏範誇耀已功，立石崖門，鐫字云：「張宏範滅宋于此」。明代大儒新會陳白沙先生（獻章）先生深惡之，爲加一「宋」字于其上，可謂一字之貶，嚴於斧鉞之誅。後又有趙瑤鐫詩崖門石上云：「忍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鐫功奇石張宏範，不是胡兒是漢兒」。漢奸罪惡，遺臭萬年，粵人固須臾未忘留在粵土之此一歷史大污點也。

元順帝時，朱光興，邵宗愚相繼興革命之師于粵，惟皆失敗。至朱明崛起，廣州守將東莞人何真於洪武元年獻城降於廖永忠，朱亮祖，由是廣東不血戰而復統一於中國。亮祖鎮粵，建鎮海樓於城北小山，卽今之粵秀山（觀音山）上五層樓是。明祖封何真爲東莞伯以酬其功。南園前五先生皆其幕客也。

明代初置廣東省。全省因繼續承平數百年，文化大昌，加以朝廷待士獨厚，廣東書院林立，由是大儒名宦輩出。文學、美術、工藝亦極發達。至季世成爲廣東文化之黃金時代。展覽會中有此時期各方面之出品甚多，不勝詳舉。明代與外洋交通亦愈盛，廣州有「懷遠驛」之設，至近今猶存，西洋文化之輸入亦以廣東爲門戶，影響全國文化之發展不淺。

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有明養士二百餘年，至末代乃食其報而收其果，蓋全國抵抗清兵，擁護明室，抗戰殉節，無如廣東人之忠而烈且多者，而大都皆讀書人也。如東莞之蘇觀生，番禺梁朝鍾，南海霍子衡等，擁立唐王聿錫（紹武）於廣州，滿兵破城，皆闔家殉難，迄今猶有「紹武君臣塚」留

存北郊。而擁立桂王由榔（永曆）卒以身殉國者尤多。南海陳子壯，順德陳邦彥，新會黃公輔，東莞張家玉等，皆在各地起兵抗戰而殉國者。張氏起兵嶺東，死事尤烈；秀才數十人，全村二百餘人，張氏闔族，同死國難。又有東莞某村，聞賊陷北京，思宗死國，全村人等跳海以殉。至若番禺黎美周（遂球）趙裕子（焯夫）南海鄭湛若（露）皆絕代奇才，忠節顯著而為國犧牲身命者。展覽會中陳列以上諸民族英雄之遺物、遺墨、遺著、遺像甚多，洵廣東文化之精英。滿兵平粵後，士人遁跡空門，成為高僧，足與夷齊比美者尚多，如深度（白水山人），函置（字天然），今釋（字澹歸）等其著焉者也。又有大詩人如屈大均（號翁山）陳恭尹（字獨漉），畫家如張穆（號鐵橋）高儼（字望公）等皆明代遺民而不肯臣服清廷者。此皆能代表廣東讀書人之忠義節烈之士氣，而為典型的廣東精神也。（看陳伯陶著「勝朝遺民錄」）

滿清破廣州，以粵人反抗力強，不肯薙髮，乃下令屠城，被殺者七十餘萬人，匿於城下六脉大渠而適因大雨被淹死者又數萬。當時胡虜憤恨之極，誓要殺盡十八甫內居民，（一甫即十里路。）幸有人僞報一甫即一條街，隨示意居民連夜於各街樹立木柵，各榜書由第一甫至十九甫字樣。清兵沿甫殺人，果至十九甫而止，其後乃改是處一街名為「謝恩里」。然而全城一空，居民所遺無幾矣。其後，又有逼令沿海各縣居民遷徙之舉，人民所受之痛苦亦極大。廣東所受災劫之大且痛，當駕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而上，此固民族精神之表現，抑亦民族仇恨之根源。康熙間平南王尚可喜、之信父子既被削平，清廷即派漢軍旗兵長駐城內，漢人只許居住城外，而常受旗人凌辱，更

足以時時煽起粵人排滿之情感。因屠城慘事代代相傳，遺民逸老又常以詩辭著述傳播民族思想，而更有反清復明之三合會，三點會等秘密組織流行於下層社會，及海外僑民，以故革命精神常潛伏於全省。及後廣東人先後倡導太平天國與國民革命，卒至顛覆滿洲政府，恢復漢族山河，蓋有由也。

自清初遭大劫之後，廣東文化經百年之久至乾隆嘉慶間始漸現復興之象，然已不及前明之盛矣。迨西洋文化陸續輸入，粵人首先吸收溶納，而折衷新舊，故近代發展特多異彩。最近百年，全國歷史中幾件大事皆以廣東為策源地或粵人為原動力者，如道光鴉片之役，咸豐聯軍之役，咸同間太平天國之役，光緒戊戌變政之舉，宣統辛亥革命之役，民國討袁，護法，北伐統一等役是也。近年抗日戰事，廣東名將輩出，如一二八上海之役有蔣光鼐、蔡廷楷、譚啟秀等，及現在前線屢建奇功則有薛岳、張發奎、羅卓英、余漢謀、香翰屏、李漢魂、鄧龍光、吳奇偉等，是皆廣東精神之具體的表現也。（至于大漢奸汪精衛呢——他原本不是廣東人。）

六、結論

根據以上之研究，我們可作以下結論：

（一）廣東的文化素來是動力的，絕對不是凝定的，以故質素上是進步的，創造的；

（二）但二千年來廣東向為中國之一部，廣東人亦皆中國人，廣東的文化亦素來是與全國一貫一致都屬於一個大系統的，不是囿于一隅或離開漢族傳統的，因此我們雖因簡便而言「廣東的文化」其實應該說「中國文化在廣東」；（方言風俗，雖與全國有相異處，但交通發達，教育普及將可補

足此缺憾。」

(三)是故我們研究，改進，或創造廣東文化即是研究，改進或創造中國文化之工作之一部，無非是以局部的所得而貢獻于全體。算術公例：分子大，分母亦增大，作正比例。如此，則此廣東文物展覽會「研究鄉邦文化，發揚民族精神」之宗旨，將不至流為狹隘的地方主義也歟！

三 在宗教方面廣東的貢獻

廣東有許多各種宗教的遺跡或現象——屬於佛教、回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其特色為他省所無，而其影響則及於全國者，但多因吾人熟視無睹而不加以注意。一經指出，即洞若觀火。

(一)佛教 原始佛教，自釋迦牟尼在印度一系相傳之第二十八祖為菩提達摩。彼於南北朝梁武帝普通元年（公曆五二〇）航海來華，先至廣州，在城西華林寺說法。其地因之而名曰「西來初地」，蓋以紀念此一大事也。達摩離粵北上與武帝談佛，不稱旨，乃去洛陽，面壁九年，創立道統，為東土禪宗之第一祖，傳心法于二祖慧可，並有佛衣相傳以明得法。（中印航路交通自始即以廣東為樞紐，兩方名僧來往尚多，達摩其最著者耳。）

達摩示寂後，法統一脈相傳，至五祖宏忍，往黃梅東山，宗風大振。六祖惠能，原姓盧，名行瑄，廣東新興人，以唐貞觀十二年生。家貧，目不識丁，鬻薪養母。廿四歲時，偶聞人誦金剛經，問知出自五祖，乃辭母求道，直赴黃梅。五祖令其入碓坊舂米。越八月，五祖命徒衆七百人各作一偈以為傳衣授

法之考驗。上座神秀題壁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惠能聞而竊自評論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做一偈，倩人書之壁上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知之，乘夜召至，授以佛祖相傳之正法眼藏，兼授以達摩祖師遺傳之佛衣，以為承嗣祖位之徵，並囑以止於其身不再傳衣，只傳心法，亦祖師之遺訓也。惠能遂為中土禪宗第六祖，亦即釋迦後佛教第三十三祖。

六祖得衣法真傳後，即夜南歸，始受戒蘄度於法性寺（即光孝寺），大開法道，後至韶州南華寺，卒於新州國恩寺示寂。時，五祖徒神秀傳教北方，成為北宗。六祖在南方所傳者為南宗。其後南宗復分為五家七宗，遍傳南北。宋元兩代，禪宗最為盛行，至明代尤甚。其教亦稱心宗，注重心性之覺悟，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著文字，不執著法相，法門微妙，不特為佛教中最有威力的一宗，且能貫通心、性、理、道，中印思想，故儒家參之者甚衆，貢獻於中國哲學之演進者極大。宋、元、明、之理學多受其直接的或間接的，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影響。是故有謂理學為「儒表佛裏」的思想，在中國文化進化史中，實則為儒佛兩家之折衷的或合體的哲學也。（參考「中華佛教史」，「佛學大綱」，「佛教宗派詳註」）

(二)回教 唐貞觀二年（公曆六二八），回教初祖穆罕默德遣近臣（即蘇哈巴）幹歌士等三人由陸路傳教初至長安，頗得太宗之歡迎——即如其他宗教一般。以後，幹歌士中西往來凡數次。其第三次來時，係由海道至廣州，即止於城北，建懷聖寺——謂懷念教祖穆聖也。寺內復建光塔一座，高十餘丈。

幹歌士再回西土一次，至則教祖已無常（回教語，義云去世），乃恪遵遺命，回粵無常。教中人就地葬之，爲立西方式之圓頂墳一座，俗稱「響墳」。塔與墳及有些回人今仍留存廣州。其人格守教規與西俗，習回文，惟亦通粵語，迄未與漢族完全同化也。（事迹見「西來宗譜」）
按陳垣梅益盛考斷回教實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入華回籍所紀似係傳說
麥梅生先生嘗紀錄楊會堂先生所述廣東省內回教概況甚詳，錄之於後：

廣東清真寺有（五）；一在光塔街，名懷聖寺，爲羊城古蹟之一，建於唐貞觀三年；（二）在大南路；（三）在司後街小東營；（四）在濠畔街，均建於明成化間，其時御史韓雍奉調四營回兵，分駐四城，就近各建教堂，以爲講學禮拜之所；（五）清末聚居城東之教徒日衆，再在東郊校場創立教堂。此外

大南路可筮巷，光塔街，洪家二巷三處，復有女清真寺設立。廣州回教人設立回文專修學校有三，分設於大南路，濠畔街，光塔街之清真寺內，純以研究教義文法爲宗旨。另有小學校四所，亦分設於光塔街，大南路，洪家園，濠畔街等處，課程悉如教育部所頒，學生均是回教子弟。教中著作則有白銘庵等之「回教攷」，「耶穌天主辨」等書，刊物則有「天方學理月刊」，「塔光月刊」等，（塔光月刊被日僞強冒出版，經登報否認）

香港清真寺有四：（一）在灣仔道陳東里，附設中華博愛社，及小學校，創於民國四年；（二）在中環堅道舍利街，建於民元前四十年；（三）在彌敦道，建於民元前卅二年；（四）在赤柱，建於民國廿七年。

（三）道教 道教創始於東漢桓帝時

之張道陵，利用老子名義爲初祖，漸演進爲一特種宗教，至唐宋而發達至盛，與儒釋並駕齊驅。南宋之後，其教分爲南北二宗。南宗主性而北宗主命。前者賴自力，由服食煉養而保真性，後者賴他力，由符咒科教而延生命。南宗有五祖，廣東之白真人其一也。白真人名玉蟾，號如晦，一號瓊琯，又號海瓊子（其他別號尚多）。本姓葛，名長庚，字白叟，原籍福建閩清。先世之廣東瓊州，真人以南宋高宗紹興四年生（公歷一一三四）。少孤，母改適，



廣州之光塔 大容塊寫生



弟子鄭道熾摹

白真人集

卷一 像讚

真人乃出嗣雷州白氏爲子。十六歲隻身出門求仙術，奔走南北，艱苦備嘗。後拜陳泥丸爲師（名楠，字南木，號翠虛，博羅人）。復至武夷山及武當山學道，得遇數名師傳授祕經，卒得道。寧宗嘉定間，應徵召對稱旨，館太一宮，封紫清明道真人。真人爲宋以來道家正宗，文詩書畫俱上，足跡所至，留題甚多，其能以筆墨發揮盡性致命之玄旨，對於道教之發展貢獻甚大。享壽至八十餘歲，死於武夷山，有「白真人集」傳世。其弟子彭耜亦爲南宗道教有數人物。（以上事跡參考「道教概說」，「白真人集」）廣東之與道教有大關係者，尚有安期生，葛洪，何仙姑（增城人）及道光間之算學地理名家李明徹等，茲不詳述。

（四）天主教 有西班牙人芳濟各者Franciscus Xaverius於明代最初由海路傳天主教道至印度、日本，後欲播教於中

國，但只到廣東之澳門而未能入內地，卒在明世宗嘉靖卅二年（公曆一五五二，十二月）死於澳門，時澳門只有外人通商猶未歸葡人也。初葬於澳門附近之上川島，後乃遷葬於印度。今天主教會崇以尊號，稱「聖芳濟」，實傳天主教於中土之第一人。自嘉靖卅六年（一五五七）葡人租得澳門後，南歐天主教耶穌會教士（Jesuits）再有傳教來華之舉。意大利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等於萬曆八年（一五八〇）先到澳門，繼入廣東，以携來之自鳴鐘、望遠鏡奇巧的科學儀器，引動粵中大吏之欣賞，因與交遊，乃得在肇慶及韶州傳教。肇慶道題贈「西來淨土」及「僊花寺」匾額以寵之。其後，利氏偕龐迪我至北京亦以西洋藝術與科學出品引入入勝而大得明君臣之歡迎，由是建立基礎。利去世後，教士愈來愈多，各皆於教道外，挾有科學或藝術之專長者。一時顯宦如徐光啓、李之藻輩咸誠心奉教，力爲護持，傳播甚廣。明末在粵稱帝之桂王（永曆）及其太妃亦爲信徒，至上書教皇請求祝福。滿清入主中國後，亦沿用天主教士爲客卿，尤賴其掌理欽天監事，天文儀器多爲新造，曆法大爲改良，其他文化的貢獻尤多，如數學，輿地學，製炮學，物理學，醫學，建築學，西洋畫學，等是。至康熙初亦頗有意奉其教，徒以教皇不同意於保留拜祖先一條件乃作罷論耳。考利瑪竇等的策略乃以介紹西洋文化爲手段而以傳教爲目的。今日天主教在華發達不爲不盛，且根深蒂固，可云目的成功，而其所介紹之西洋文化，則實大有貢獻於吾國。在地理上廣東素爲中西文化交通之孔道，故述如上。（參考王治心撰：「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及陳垣著述與本書卷六程若驅文）

（五）基督教 基督教改正宗之來華，實始於英國倫敦傳

教會之馬禮遜博士(Robert Morrison)。博士於清嘉慶十二年(公曆一八〇七)初到粵東傳教，並致力於聖經之繙譯。其手書聖經稿本，今藏香港大學圖書館，展覽會亦徵得陳列。中國第一位受洗禮的教徒為粵人蔡高——今澳門有「蔡高紀念堂」，而中國第一位牧師則為粵人梁發——其墓在廣州嶺南大學內。梁所編撰之「勸世良言」實直接影響於洪秀全之革命觀念者。其後國父孫總理及初期運動革命最力或殉難之領袖如陸皓東、陳少白、史堅如、梁慕光、慕義、李植生等皆教徒也。此外熱心參加興中會革命運動之教徒尚有左斗山、黃文卿、毛文明、區鳳墀、楊襄甫、崔通約、黃質甫、徐甘棠、鍾榮光(今仍健存)等多人，而與革命有深切關繫或為運動機關者則有教會設立之博濟醫院，雙門底聖教書樓、芳村巴陵教會、花地格致書院(即嶺南大學前身)等。至於教育、醫藥、慈善、社會、文化等事業，教會亦有不可湮沒的貢獻。尤可紀者，繼馬禮遜而後，英美德等奉新教的國家之教會亦紛紛派遣教士來華傳教，遂至宗派分立，門戶各樹；乃有廣東各教會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首倡聯合各宗派而成立「中華基督教會」之合一組織。一時加入者有倫敦會、各國長老會、公理會、自理會、同寅會、美瑞丹會(後退出)等。此大聯合的運動推進全國，及今已有十三個公會共同組織全國協會，亦時勢所需求者，而其倡始乃在粵，足紀也。(本段資料多根據個人所知及調查。本卷麥梅生文所載更詳盡)

四 廣東文化之特殊貢獻——理學

理學之興起

歷史的事實已經明顯地昭示，因儒教惟尚倫理，埋沒個人，且於天人關繫及心性形上之學多不注重，故不能滿足人心上這一點自然的和永在的要求。於是自漢之後，玄學大興於晉時，儒教維繫力日趨薄弱。其後，五胡亂華，繼以南北朝，中原鼎沸，天下洶洶，兵燹頻年，死亡枕籍，人生痛苦甚矣，儒教的倫理主義更無支配精神生活的力量。佛學於是大盛，給人以超脫現實的觀念及內心寧靜精神慰藉，尤要者則於生無價值，人乏福樂之世予人以死後天堂涅槃之希望——這雖是消極作用，虛幻信念，究能滿足人心之需求而麻醉其目前之痛苦，亦一時之良藥也。自唐以後，內則道教崛起，外則異教傳入，與儒教作殊死戰，大有取代其統治的權威之勢。五代十國變亂相承，道德淪喪，民無死所，是亂世也。於此時人民痛苦等於前期。至宋統一天下，民生稍安，佛道二家仍佔優勝，至少仍與儒家常在爭長中，而戰鬥成績，雖間有皇帝威權為儒教後盾，但終不能挽回世運。所謂世運者，由環境變化與人心需求交錯構成，是為自然力，其力是大於政治力或幾個抱殘守缺的士夫之勉強的人工之力也。幸而「窮則變，變則通」！乃有宋儒，——如胡安定、孫泰山、周濂溪、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朱晦翁、陸象山等——倡明理學，從事溶納佛家思想(印度哲學)之一部質素於傳統的儒教系統中，發微闡道，繼往開來，因而儒教乃復有生氣。一時，理學風起雲湧，士夫景從，歷宋元明諸代，名儒輩出，皆循此新闢的途徑而前進。儒家向抱華夷之見，吸收佛理之舉諱莫如深，雖實行禪理而却不自承認，口頭上還要一味崇儒闢佛。而不知思想折衷之程序，無論其為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正是文明進化之自然蹟象，語其功績，不

特拯救儒道於殭石化——死亡——之危機，且予以新生命而爲中國文化開新紀元。雖然，各派理學，精研心性理氣，無論其如何深邃玄妙，而其歸結處終不離存天理，去人欲，養心性，而復趨於實行倫理的責任之究竟目的，此所以究異於佛家（余固以爲佛教是以積極手段而達消極目的者），是則理學在思想及精神系統上終是儒教正統也。

由遠古至明二千年來文化向來落後之廣東，忽然在理學方面對於全國文化有特殊的貢獻，寧非歷史的奇蹟耶？大抵這一塊新闢的沃壤，經千多年中原人士之培植與肥料的灌溉，文化種子久已散播，到了相當期間，豐富奇偉的產品自然多多收穫了。是故粵江流域文化之崛起自是自然現象，廣東理學之貢獻僅其開端耳。

廣東最先出的理學家要推宋代潮州之鄭南升與郭叔雲（皆朱熹弟子），南海之簡克己（張栻弟子），高要之黃執矩（理學家胡寅及張栻之弟子），及南海之區化衡（講學於九峯書院，著有「理學簡言」）。至元則有東莞之黎獻，此數子者，造詣甚深，雖無獨到創作的貢獻，而實開廣東理學之先河。

陳白沙先生

至白沙先生出，不特廣東文化放一異彩，而全國理學亦進到最精微的一階段了。先生姓陳氏，諱獻章，字公甫，號石齋，新會白沙村人。生於明宣宗宣德三年（公曆一四二八），爲遺腹子，少孤，事母至孝。正統間中鄉薦，會試中副榜，入

白沙先生像



國子監讀書。至崇仁，受學於理學大家吳康齋（南弼）先生，得其爲學法及涵養法之要。歸而絕意科舉，自築春陽台，靜坐不出者數年。久之，再遊京師太學，即名滿天下，朝士咸許爲真儒。歸粵後，不求仕進，潔已傍母，終身在鄉間講學，從遊者甚衆，有來自他省者。天下日益聞其名，其後，京內外交薦於朝，應召赴京，辭疾不赴吏部試，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而歸。自後屢薦不起，弘治十三年（一五〇〇）卒，享年七十有三。萬曆間，詔從祀孔廟，稱先儒陳子，諡文恭。粵人從祀孔廟者先生一人而已。遺著有「白沙子全集」。語其貢獻及影響，非片言可以發揮透澈的。

在白沙先生時代，全國學風有兩點所當注意的。一則晦翁學派已成爲『官學』，傳統因襲，幾盡磨滅之音，非然者則朱

陸二派互相爭詬，各辨是非，迭相盛衰。「在這因循蹈襲的空氣瀰漫一時的時候，而白沙獨擺脫一切，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高唱一種『自得』之學……」（繆天綬語，見商務版「明儒學案」新序）打破那層層籠罩着整個學術界的傳統主義及正統思想，惟先生能直叩自然的本源，獨樹新幟，此其創造性，洵為難能可貴者也。其次，當時學風頹壞至極，學子浮囂，互競聲華，先生集中志力於人格之涵養，以「誠」為原則，故其教在於收斂近裏，厚中重內。宗其教者乃能淡聲華而薄名利，故其門人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為意。這種冲虛淡泊的教道，雖似消極一點，但確能針對時病，挽救頹風。高風所被，不特一掃時下陋劣習氣，而且為廣東文化永樹模楷。五百年來，粵中人士之致力於學術、文學、或藝術者，皆能受其影響而養成一種惟務實際，潛心學藝，不尚聲華，不求人知之風氣。此「江門學派」之精神，直迄今日猶足使吾人拳拳服膺者也。

先生之學

「先生之學：以虛為基本，以靜為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間為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為實得，遠之則為曾點，近之則為堯夫，此無可異者也。」這是黃梨洲先生的「明儒學案」對於白沙先生的理學之總評，最為的當。先生學問的關鍵語曰：「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最不可不知……，未可便靠書冊也！」依其教，舍繁求約，讀書習靜，所以保心體之靈明，養心境之澄清。乃曰：「人心本體……：只要養之以靜，便自開大。」既由靜坐而養得虛心，使「人心上容留一物不得，」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

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於是灑然自得而有鸞飛魚躍之樂，此之謂精神自由。

夫靜之門戶洞開了，虛之基本固立了，便可運用「直覺」，直接從大自然叩尋真理了。故曰：「吾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至。」是由靜虛的心體領悟到宇宙的真理，直將自我與此真理打成一片，由是更進而與大自然合為一體，是之謂「造道」。故又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所謂「至無」者何？無欲也，忘己也，是即虛明坦白的，一塵不染的，如白紙素質的，赤裸裸的心靈本體，一有所動輒能接受新印象，是一切進步之源，求得真理之本，故至無而實至動也。所謂「至近」者何？先生高弟湛甘泉先生解曰：「夫婦居室之間，無非鸞飛魚躍妙理，活潑潑地，非至近而神乎？」妙哉斯解！是知與人生最接近之日用百行及倫常關繫，即至神聖，亦即至自然之道也。修養到這個地步，這個唯心主義者最後的勝利語便是，「道在我矣」，而且更可高聲疾呼而宣稱「人與天地同體。」造道既深，則灑然獨得，乃有「見大心泰」之實效，夫豈特富貴功名得喪生死舉不足以動其心？即希聖希天之功夫亦庶幾矣。

所異於禪者

竊以為先生主靜致虛之見，未嘗不受禪宗心法之影響，而靜坐之習尤近乎佛家之蒲團入定，故在名辭上，行為上，尤其在身體論與尋求真理之見解——絕對的唯心論，先生之學皆與佛學大有相同之處。此則宋明理學之普通的性質，即儒佛溝通之折衷作用，實為文化進步之特徵，未足為儒家詬病也。然而這兩個大系統——宗教的和哲學的——之所以究竟相異者，蓋

在手段與目的之別也。佛家之虛之靜，是虛無寂靜之究竟目的也。而白沙先生之虛之靜，却不過是爲學和涵養之手段，之方法而已。故云其是基本與門戶，蓋由靜坐而却去種種勞攘繁擾，乃養出掃除一切古今內外障礙的虛心，而其究竟目的則端在體會道理而實行倫理也。

先生有詩曰：「人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障佛所名，吾儒甯有此？」不能把事與理作障礙而看空了他，此正是儒佛之大異點。故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至所謂「此理」之內容，雖云「包羅上下，貫徹始終，滾作一片，都無分別，」（與林光書）亦是虛空抽象，玄之又玄，似近禪理，但分析之到最後的原素，則歸根亦不離乎儒教正統思想的倫理觀念，要躬行實踐之于日用百行中。先生嘗懼學者之淪於虛無寂滅之偏也，恆訓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妙。」又垂訓曰：「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此四者，可以言學矣。」（與賀克恭書）認識這個白沙先生，不特可辨別其真儒面目，尤可以「目無餘子」矣夫！

關於與禪學異同這一點，先生後人陳世澤於一篇「辯辭」

中（Apologia）闡發其義，最爲精警透闢，錄之於后：「曰，世以公爲禪學信乎？澤曰：非也！禪家不知有倫常者。若公也以鳶飛魚躍之理，見於人倫日用之間。孝友如公，出處如公，若亦聞之熟矣，禪能若是乎？曰：非禪何以談靜虛也？澤曰：公之靜虛，豈禪之靜虛

也哉？禪主寂滅，有靜而無動者也。禪主了空，空虛而無實者也。若公靜養端倪，是由靜存而動察也；致虛立本，是由本虛而形實也。公謂爲學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爲之本。可知公之靜，乃靜一之靜，非靜寂之靜；公之虛乃虛明之虛，非虛無之虛。釋語與吾儒似同而異：『毫釐霄壤，貴擇之精』，公（白沙）嘗言之矣。君盍平心察之！」又觀甘泉先生解釋先生「是身如虛空，樂矣生滅滅」，二句云：「然謂之『如虛空』，則非真虛空，相似實不相同也。釋氏之樂在於滅，是以滅而滅生。若夫望月飲酒放歌，（原詩首數句）樂由此生，則先生之樂在於生，是以生而滅滅。」儒乎佛乎？讀此兩段，當得是儒非佛之肯定的結論，而甘泉先生一語，更足以將先生樂天自樂深契自然之儒家真精神發揚無遺矣。

先生弟子湛甘泉先生之奠文，內有幾句說話是能把他的全部理學鉤玄提要，其言曰：「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因聖學以明無欲之敬，舉鳶飛以示本虛之仁。卓有見乎神化，初不離乎人倫。即一事一物之末，而悟無聲無臭之根。於勿忘勿助之間，而見參前倚衡之全。握無爲之機，而性成久大之業；啓自然之學，而德有日新之源。」是可謂知師莫若弟矣。



明憲宗禮聘白沙先生之碧玉
（長七寸二寬二寸也玉）